

airiti

東亞所吳俊才所長逝世二十周年紀念  
專題演講  
「紀念中國大陸研究的創建者、東亞所  
創所所長 吳俊才先生」

時間：2016年12月24日

演講者：吳玉山院士

# 東亞所吳俊才所長逝世二十周年紀念 專題演講 「紀念中國大陸研究的創建者、東亞所創 所所長 吳俊才先生」

時間：2016年12月24日

演講者：吳玉山院士

家父吳俊才先生，是一位新聞記者，歷史學者，印度與東南亞的區域研究專家，並且創建了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他歷經了許多在政府和執政黨中的重要職務，但始終是一位謙謙儒者，學術中人。從他在民國85年（1996）過世，到今天民國105年（2016），剛好二十年。他的親人與故舊門生都感覺到應該對這一位對學術與社會都有巨大貢獻的人物加以紀念。在父親的眾多學術研究和工作經歷當中，我們選擇的紀念主題是「紀念吳俊才先生：中國大陸研究的創建者、東亞所創所所長」。

這個選擇反映了我們認為家父在中國大陸研究和創建東亞所上，帶來了最深遠的影響，同時也反映了我們認識到他當初所開創的志業，在我們國家當今的處境中，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需要人們的關注與投入。東亞所的設立，是為了培養研究中國大陸的人才，並貢獻於全球的中國研究。今天，面對崛起的大陸，台灣、甚至區域與全球，都無可選擇、必須積極地深入了解。然而，在最需要瞭解對岸的台灣，我們卻缺乏企圖與見識，眼光與視野，來做當年家父那種的規劃和佈局。多年來台灣處理大陸事務和兩岸關係的

中間骨幹，多是出自東亞所與國關中心所培養出來的人才。這裡可以看到家父的識見。可是，我們需要更多的後續擴展，更多的經營策劃，來建制更規模宏遠的研究機制，才能夠跟得上瞬息萬變的大陸局勢和兩岸關係。在這個任務上，我們做得太不足了。紀念家父，因此帶來了這層更為迫切的含意。

我深深地感覺到，對於中國大陸的研究，必須掌握兩個傳統，不能偏廢。一個傳統是台灣對於大陸從共同的歷史、語言、文化與互動經驗所累積的研究基礎，這個基礎在過去具體地表現在早期研究者的親身經驗，和台灣所擁有的珍貴原始資料當中，現在這些優勢雖然看似已經不再，但是東亞所和國關中心的傳統所孕育出來的一代代學者卻始終展現了對於大陸菁英和社會一種更為貼近的體認，這是異文化的學者所難以企及的。另外一個研究中國大陸的傳統是源於西方的社會科學，追求精確，強調計量，而且日新月異、推陳出新。如何能夠擷取兩家之長，並且體會與包容不同的研究途徑，是我們想要瞭解對岸必須具有的心態。家父在早期能夠開拓對於中國大陸的研究，讓台灣的觀點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就是在於把握住了台灣的研究利基，勇敢地 and 國際接觸，求新求變。我想，我們現在所需要也就是這樣的精神。

從事中國大陸的研究，其目的不是追求學術點數、或是獲得獎勵升等。大陸研究和兩岸關係對於台灣是生死攸關的大事，研究者需要懷於本身的使命，提醒大眾的注意，喚起政府的重視，盡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簡言之，台灣的大陸研究禁不起抽象的空談，而需要有實用性。實用不代表浮淺，事實上，只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產生實用的建議。我們的學術界，太被源於理工生命學科的標準所

束縛，太被西方的學術標準所牽引，忘了研究中國大陸的終極意義是什麼，這是和家父當年以知識報國的心情是大不相同的。我們今天紀念他，感佩他所開創出的那一個格局，就不能不回過頭來想到我們今天的侷限和被動。台灣完全有可能，在中國研究的領域中，發展一種視角，適合我們所用，並引起國際的重視。這個企圖心，「東亞所人」應該要有的。

最後，讓我講幾句對於東亞所的感覺：

民國五十七年父親吳俊才先生銜經國先生之命，籌創了東亞研究所，那時候我只有十歲。十二年之後，我以第一名考進了東亞所，那是我當時唯一的志願。

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有這種殊緣，可以進入父親所創辦的研究所讀書？

我珍惜這個機緣，更時時感覺到和東亞所的親近，因為我真真實實是和它一起成長的。

東亞所48年了，快要半百，培育了多少菁英，做出了好多貢獻，然而最叫人難以忘懷的是我們許多人都記得這個傳統，在48年後還回來看它。

父親是用什麼樣的精神，去辦一個所，讓它的團聚力能延續近五十年？我沒有在其他的其他地方看到這樣的所。就像中美會，雖然改了名字，但是這個傳統還在延續。我相信這和開創者的信仰和理念有深深的關聯。

家父已經離開20年了，他雖不在，但是我深信他會想告訴大家：「請把東亞所用知識愛國的傳統繼續下去，讓它的第二個50年更燦爛。」

這也是我們心中最深最真的願望。